

梆子戏剧大观

旦脚戲本三齣

河間齊家本輯

戲

齣

大

觀

● 黑風洞

(旦唱)忽聽見老土地一聲請。怎不叫人痛傷情。邁步上了黑風洞。再叫官人聽吾學。(哭板)哭了聲劉彥昌劉官人。自從你夫妻上任去了。拋下爲妻在黑風洞受罪。你不來探望爲妻很心官人。(安板)劉官人莫跪且請起。妻把此話細對你明。那大比之前前去趕考。打馬兒路過花異廟堂。人人說聖母有靈驗。你身揹包裹去求神靈。連搖三籤籤不准。你連占三卦卦不靈。那時節怒惱劉彥昌。出詩首咒罵吾三娘娘。報事的童子一聲報。吾帶領粗風暴雨下天堂。那時節就該你命喪。那家月老人下天堂。在空中打開鴛鴦簿。吾才與官人配成雙。咱二人成雙配了對。怒惱了吾兄楊二郎。將吾打在黑風洞。你看苦情不苦情。(接唱)曾記得凡人有難神打救。那有個凡人救神靈。你夫妻若是不上任。耽誤了羅州好子民。四十里蟒山出妖怪。你夫妻中途路還有災星。你夫妻羅州去上任。爲妻與你送紅燈。有句話兒不好講。講出話來不中聽。爲妻身懷有了孕。是男是女不知情。吾若產生花大姐。將他懸樑在洞中。吾若產生男

戲

劇

大

觀

兒漢。與你送在羅州城。囑託言語牢牢記。千萬莫當耳傍風。吾正與官人來講話。老土地他喚吾。却爲何情。

玉虎墜

(旦唱二六板) 出言來把我兒一聲高叫。大老爺將你父怎樣開消。小秦郎講此話錯又錯。那有個做兒媳敢告婆婆。正講話又只見日色墜落。秦郎兒近前來細聽娘說。(二板) 胡氏女在監外忙把禮過。尊一聲奴丈夫細聽我說。我與你做夫妻二十年月。難道說你不知爲妻貞節。昨天晚上打三更才交半夜。因此上到監中細對你說。

(又唱)

你的父在南監不與我講話。他不該將母子趕出公衙。咱母子出衙來大雨紛下。我這裏走不動手扶着冤家。行幾步來只在慈悲菴下。秦郎兒近前來細聽根芽。

與小姐對坐在慈悲菴下。把我的家園事細說根芽。何吉立他母子奸計定下。他害我居家命染黃沙。

● 鋤美案

戲

齣

大

觀

(白)與相爺叩頭。聽說告到駙馬千歲無人敢寫。謝過相爺。與相爺叩頭。謝過相爺。嚙呀。這才是老天爺。爺睜開眼了。(搭調)兒女們莫要哭。隨爲娘我慢慢的走來。(安板)手兒裏拉定我兒合女。母子三人進了大堂。大堂上坐定了陳士美。他本是忘恩無義賊。我氣恨不過說幾句。無義強盜聽明白。金鐘堡連遭下三年荒旱。大旱了三年並未收成。二爹娘餓死在草堂一裏。並無有銀錢就葬埋死屍。既讀書你曉的人間大禮。難得說居官人你不曉得禮義。你把那三剛五常仁義禮智。一老爹娘。老老少少。大大小小。一個一個。一個一個俱同忘去。你枉穿爺家的繡花衣。開封府堂前告下你。誰是哪誰非。你當面提。只罵的強盜他低頭不語。秦香連我這裏自猜疑。大堂口內雙跪下。包相爺在上邊判斷仔細。狀歸告的陳士美。他本是忘恩無義賊。相爺與我說分曉。大罵強盜聽根苗。居官你不把家書捐。你枉穿爺家蟒龍袍。恨不能把你強盜咬。(白)相爺(唱)刀壳現在韓琦的腰。相爺把我怎開銷。(白)相爺(唱)相爺休在大堂上。(搭調)相爺你請回。(唱)金車輦打坐在女兒天仙。他頭帶美翠冠珠砂一項。他是身穿八寶的龍鳳衣衫。怪不得陳士美不回家轉。有綾羅誰豈肯粗布來

戲

勸

大

觀

穿。看罷了他來在看看我。我與那討飯的花兒俱是一般。我走上前來我那禮見。我是大跪小來禮上不端。昔日裏鴻雁去修的仙。他是一到西天他就把佛參。只行了七天共七晚。他是兩膀無力他就落在沙灘。打魚的老翁取見了。檢起放在了那打魚籃。早知道落在魚翁的手。早不如原郡家下受貧寒。上首不跪下首站。他問我一聲便答一言。不必來言把我問。我的名就叫作秦氏香連。非是我見你不下跪。這誰在後來誰在先。先娶我來我爲大。後娶你來你才爲偏。論其大禮你請下車輦。跪在我面前我雙手把你摻。口叫我姐姐你這才是理自當然。打的香連甚可憐。回頭我把相爺喚。(完)

戲齣大觀 (椰子類)

戲

齣

大

觀

● 桑園會

採桑三款陪情

(旦上引)丈夫求官十二年。書未捎來信未傳(歸座白)金盆淨臉臉未甘。耳傍失落一隻環。不知金環歸何地。每日雙雙今日單。奴。白氏女。配夫秋胡爲妻。本國不伸相識。一到外邦求官。求官去了一十二載。並無書信還家。家拋我婆媳二人。全憑採桑度日。清晨起來淨過手臉。不免桑園採桑一回(旦唱慢板)白氏女。坐草堂。淚流滿面。想丈夫。魯秋胡。不回家園。本國裏。不伸相識漢。他一心。到外邦。前去求官。他求官。去了那。一十二載。並無有。書和信。轉回了家園。家拋下。老娘他就年高邁。拋下了。白氏女。又在中年。來在了。陽關道。用目觀看。見許多。買賣他。就與客官。也有那。騎驢壓著馬。也有那。推車他就把担担。觀之見。騎驢壓馬。推車擔擔。一個一個。一個一個俱回家園。怎不見奴丈夫。轉回家園。來在了桑園內。我用目觀看。(行絃採桑介叫板唱)將桑葉。採了多半籃。採桑採的我身乏困。我歇歇。息息。轉回家園。(旦歸座生上唱)秋胡打馬離山崗。心兒裏惱恨劉大王。劉道折他不把鄉里念。他將我

戲

廟

大

觀

連人代馬趕下了山。正行走用目看。觀之見婦人坐桑園。看前影好像白氏女。看後影好像我妻房。甩鐙離鞍下了馬。借問大嫂禮當先。(生白)大嫂請來見禮。(旦白)還禮。軍爺放路不走。施禮者爲何。(生白)軍家來路遠。打馬到此間。陽關失迷路。問路禮當先。(旦白)白氏把禮還。軍爺你聽言。要問陽關道。大路在前邊。(生白)我問的這條小路。(旦白)這條小路。本是我婦道人家。來往採桑行走的。一條小路。幸喜四顧無人。要是有人取見。與你是大大的無趣。還不拉馬走去。(生白)我看這位大嫂身傍穿的有些襪襖。到有幾分人才。不免我在馬鞍橋上取出一錠銀子。試試他的。咳咳。貞節如何。(生唱)馬鞍橋上摸一把。白花花取出一錠銀。(生白)大嫂這是一錠銀子。拿回家去。有公婆孝與公婆。無公婆方便本身去吧。(旦)好賊呀。(唱尖板)桑園罵聲無義漢。聽我把話對你言。你家也有姐合妹。何不與他配姻緣。(生拉介)(旦唱)我把你賊呀。(旦下)(生白)錯了秋胡你好差也。回家探母乃是一片正理。不該路途貪花。幸喜四顧無人。四顧若是有人。豈不大大無趣。錯了。(唱)我在此處莫久站。回家探母走一番。(生下老旦上白)媳婦採桑不見來。到叫老身掛心懷。(歸座旦上唱)桑園採桑轉回來。見了老娘淚滿腮呀。(老旦白)媳婦回來了。(旦白)

兒回來了。(老旦白)隨爲娘家去再說。(又歸座老旦白)往日採桑回來歡天喜地。今日採桑回來。爲何滿臉落淚。(旦白)叫兒一言難盡了。(老旦白)那家無頭光棍、欺壓我兒。對娘言來。爲娘這條老命不要。我就與他們拚了。(旦白)噯呀娘啊。幸喜你兒不在家下。要是在家。媳婦我吃他一場大虧呀。(老旦白)爲娘我明白了。後邊歇息去吧。(旦白)兒遵命。(老旦白)可說是秋胡兒啦。秋胡兒啦。有官無官早些回來。叫你就想死娘了。(生上白)桑園那件事。叫人悔不及。來此是自己門首。待我進去。上邊座着一位年邁的媽媽。想是老娘。我不認他。他焉敢認我。待我前去拜見。噯呀娘啊。(老旦白)這位客官想是失迷路徑。大路還在前邊。(生白)老娘連兒秋胡都不認識了。(老旦白)你是我兒秋胡(生白)正是。(老旦白)家彥罷了兒。不像不像。(生白)怎見不像。(老旦白)我兒求官的時節。是個青俊男子。你這滿臉的鬍鬚。不像不像。(生白)老娘問的是這。請座草堂聽兒道來(唱)與老娘對座草堂以上。聽孩兒把此話細對娘言。外國裏進了珊瑚枕。被盜折一馬他就搶上山。楚王面前誇海口。兒順說盜折回朝班。劉道折不把鄉里念。他將我連人代馬趕下山。回國難見楚王面。拋了官職。我就轉家園。問老娘。你兒妻他還在不在。(老旦白)爲娘這大

戲

齣

大

觀

年紀還在。你妻如何不在。(生白)噯呀。娘啊。(叫板)將我妻他喚來居家團圓。(老旦白)媳婦快來。(旦叫板)兒我來了。(唱二六板)白氏女在草堂。自思自歎。思想起桑園內。那個賊男。來只在前庭院。用目觀看。又只見高頭馬。槽頭來拴。莫非說親戚朋友來望看。莫非說奴丈夫轉回家園。行走來在草堂上。又見狂徒在面前。(旦白)桑園那一狂徒。爲何來在我家。(生白)桑園那一婦人爲何來在我家。(旦)不是我丈夫秋胡還在罷了。若是他呀。羞也可就羞死個人了。(生白)不是我妻還則罷了。若是我妻呀。我也就見不得人了。(旦白)將兒喚來。有何教訓。(老旦白)我兒接喜你的喜到。(旦白)兒愁有千萬喜從何來。(老旦白)今日盼你丈夫。明日盼丈夫。你丈夫回來了。豈不是一喜。(旦白)兒我早知到他回來了。(老旦白)兒啦這就是你妻上前見過。(生白)這就是我妻待兒上前見過。我妻在那裏我妻在。(旦打介白)強盜。(唱尖板)強盜作事好大膽。恨不能把你的雙眼挖。(老旦白)咳咳。不回家來。是不回家來。回的家來就是這樣吵鬧。(生白)那一個吵鬧來。(老旦白)你吵來他鬧來。(生白)依兒看來。他也未從吵。我也未從鬧。淨是你老人家一個人吵鬧。(老旦)我吵鬧來該打我這老臉。(自打介生二次見妻)我妻在。(生二次打介生叫板)這一回你

可就打不着了。(旦接)我把你強盜。(生唱二六板)聽丈夫把此話細對你言。外國里進來珊瑚枕。被盜折一馬搶上山。楚王面前我誇海口。順說他代寶歸朝班。劉盜折不把那鄉里念。他將我連人代馬趕下山。回國難見楚王面。拋下官職回家園。千錯萬錯丈夫的錯。看只看老娘的面。恕過一番。(旦唱)強盜你莫要巧言辯。聽爲妻把此話細對你言。本國裏不伸相識漢。你一心。到外邦。前去求官。求官去了十二載。書未稍來。信未傳。你在外邊吃的珍羞美味。我婆媳粗茶淡飲度光寒。你穿的綾羅共綢緞。我婆媳粗布表衫用線連。強盜不信抬頭看。草堂上蘆席可就短半邊。問的強盜無言辯。桑園之事。對娘言。(旦白)娘啊。你兒路過桑園地。(老旦白)他怎麼樣。(旦白)他調戲兒我來。(生白)壞了。(老旦白)秋胡你路過桑園。調戲你妻來。(生白)我們本是中年夫婦。路過桑園說上幾句頑皮話兒。你老人家不是多管閒事嗎。(老旦白)我又多管閒事。咳打我這老臉。(生白叫板)你呀。你呀。(唱)婦道人家見識淺。桑園事不該對娘言。(旦唱)說什麼婦道人家見識淺。秋胡頭頂罪三款。(白)秋胡。(生白)掌嘴。(老旦白)哦。秋胡。(生白)兒在。(老旦白)你居了官了。(生白)無有。(老旦白)你代了押詔來了。(生白)未從。(老旦白)一無居官。二無代押詔。

戲

勸

大

觀

你舉拳要打那個。(生白)老娘你未曾聽見。他叫起孩兒名諱來了。(老旦白)哦。你的名諱。是老娘起的。老娘叫的。(生白)着哇老娘起的名諱。是老娘叫的。是他叫的嗎。(老旦白)你路過桑園不該調戲於他。調戲於他。就許他叫。媳婦過來。慢說一個秋胡。十個八個。你上前去叫。老娘與你作主。(生白)着哇。叫自管叫。你可沒要厭氣。(旦白)秋胡。(生白)掌嘴。(老旦白)哦。你答應。(生白)我在。(旦白)家彥。(生白)你特也的厭氣了。(旦白)回到家來。你頭頂三欸大罪。你可曾知曉。(生白)我回到家來。探母還是一番孝心。焉曉得三欸大罪。(旦白)強盜你聽。(生白)你若講道禮上。還則罷了。講不道禮上我打也打死你賤人。(生白)你講吧。(旦白)強盜你聽。但說強盜這頭一欸。母在高堂。兒不可遠遊。遊必有方。活者不能養。死者不能葬。葬者不能周全。這是你強盜頭欸。(生白)頭欸被你講道禮上。我問你這二欸。(旦白)有你這二欸。(生白)你講(旦白)你聽。只因本國不伸鄉士。你到外邦前去求官。外國進來一寶名叫什麼珊(生白)珊瑚寶枕(旦白)着哇。就是珊瑚寶枕。又被劉道折搶上山去。你在楚王駕前。誇下海口。買下狼言。順說道折歸降。劉道折不念鄉里之義。他將你連人代馬趕下山來。你就該下山來回朝交旨。你不該拋官逃走。

楚王盼寶寶不到。盼臣臣不歸。強盜豈不落下不忠不孝之名。(生白)再問你這三款。(旦白)再說你這三款。回家探母是一番孝心。路過桑園。不該調戲人家婦女。幸喜遇見爲妻我。若是遇見傍人之妻。叫人家打罵上門來。老娘這大年紀。臉面處在何地。爲妻臉面何存。有兩句言語強盜你可知曉。(生白)那兩句。(旦白)你聽。(生白)你講。(老旦白)你聽吧。(旦白)自古道。美色人人愛。蒼天不可欺。手拍胸膛想。將人比自己。有人調戲我。我問你依不依。(生白)那是不依。我不光不依。我與他扎刀子拚命。我也是不依。(旦白)情知強盜你也是不依。我看你仁而不仁。義而不義。我把你殺人的強盜。(生白)掌嘴。(老旦白)哦。秋胡。你又舉掌要打那個。(生白)老娘你未曾聽見。他罵起孩兒來了。(老旦白)路過桑園。你不該調戲於他。(生白)老娘怎說這個。(老旦白)老娘我愛說這個。媳婦過來上前罵去。老娘與你作主。(旦唱)我把你不仁不義無義賊男。(生唱)不怨我妻把我怨。秋胡作事大大不堪。(旦唱)尊老娘請上受我拜。拜上高堂母老年。我在此處莫久站。投河覓井把吊懸。(下)(生白)嚟呀娘啊。你兒妻他往那裏去了。(老旦白)他與你做飯去了。(生白)他那是做飯。出的門去。不是投河。便是覓井。(老旦)嚟呀吓死娘了。(生老旦白)

戲

勸

大

觀

(拉着拉着)(旦上唱簡板)白氏女出門來淚流滿面。罵聲強盜無義男。行一步來在井沿上。(老旦唱)用手上前忙遮攔。(生白)老娘你將他拉着了無有。(老旦白)拉着了。(生白)老娘你將他拉得結結實實。叫他死。(老旦白)我把你這小奴才。你還磨道什麼。(生白)兒未曾磨道。有話家去再說。我秋胡一十二年未曾還家。今天回到家來。我叫老娘把他慣壞了。他若死還則罷了。他若不死。我打也打死這賤人。(老旦白)秋胡有話家去再說。他們來了。我趕不上了。我走個抄道吧。(老旦)媳婦坐下。(生白)秋胡一十二年。未曾還家。回到家下。不是投河就是覓井。破了我的家規了。(老旦白)咳。我把你小斃羔子。你還磨道是什麼。(生白)兒未曾磨道。(老旦白)你看你妻惱在那裏。你還不向前陪罪去。(生白)老娘你老人家是越老越上年紀。塵世以上。自有妻跪夫。那有夫跪妻的道理。(老旦白)路過桑園你不該調戲於他。你要調戲於他。你就上前陪罪去。你去還則罷了。你若不去。我打死你這小奴才。(生白)老娘莫要生氣。待兒去呀。(唱)男兒我頭上有黃金。(老旦白)你頭上有黃金。你有屁金。你於懶金。你有賤金。(生白)咳。(唱)我豈肯低下頭衷告婦人。(唱)兒不去。(老旦白)哼。(生唱)娘不依。到叫秋胡無主意。正正帽來綰綰鬚。緊緊帶來抖抖衣。走

上前施下禮。我作個揖。我再作個揖。我給你來個外國禮。(旦白)哭哇。(生唱)他
他那裏扭扭撮撮哭哭啼啼。還是不依。走上前來單腿跪。(大清場)再叫我妻你
依不依。(老旦白)秋胡你跪下了。(生白)跪下了。(老旦白)你爲何跪下一條腿。
(生白)老娘這條腿路途之上。着了風。得了風寒腿跪不下了。(老旦白)哦。你
行路傷了風。得了一個風寒腿跪不下了。你去了二十二年。老娘在家學會一個
偏方。我專會治風寒腿。(生白)老娘與爲兒治上一治。(老旦白)我不與你治。
與何人治。(打介)好了無有。(生白)不光好了。連老根都去了。妻呀。你看老
娘坐在上面。你坐在這邊。爲丈夫我這跪着你。叫他們老爺看什麼樣子。你分
付一聲。叫我起來罷。(旦白)你愛起去。就起去。你愛跪着就跪着。(生白)我
自然是愛起去。(打介)老旦白跪着。那個叫你起去。(生白)我妻他叫我起去。
(老旦白)他笑了無有。(生白)無有。(老旦白)他笑上一笑。你就起去。(生白)
(他要)不笑。(老旦白)跪你個丁糟木爛。也不讓你起去。(生白)妻呀。你可曾
聽見。老娘言道你要笑上一笑。我就起去。你要不笑。我就跪個丁糟木爛。妻
呀。你是好笑不好笑。(旦白)我一生一世不好笑。(生白)對了勁了。我一生一
世好。(老旦白)你好什麼。(生白)我好跪着。男子漢大丈夫。沒有三天兩天的

戲

齣

大

觀

跪法。稱的起什麼男子漢大丈夫。不光跪着我還跪出個樣兒你瞧瞧。（老旦白）媳婦你笑上一笑。叫你不顧羞恥丈夫起去罷。（生白）老娘莫要勸他。我跪高性了。笑上一笑也是不起去。（生白）別拉了拉下也是帳。（旦白）你起來罷。（生白）得令。（老旦白）正是。我兒求官十一年。書未稍來信未傳。（旦白）不忠不孝是秋胡。（生白）不孝名兒我自擔。（老旦下生白）你回來老娘在此你再三再四不好笑。老娘轉去。我問你好笑不好笑。（旦白）老娘轉去我還是不好笑。（生白）我去求官一十二年。老娘將你也就慣壞了。今天丈夫回到家來。國家要順。家法要整。我不給個利害。你也不知馬王爺三隻眼。（生打介旦白）給你打。（生跪介旦白）你起來罷。你付耳過來。（生白）走走走我秋胡一十二年未曾還家。今天我回到家中。家中之事。叫鄉親見笑了。不光見笑。你們也是家家如此（笑介）哈哈（下完）

汾河灣

旦內叫板）丁山兒啦。該來了（上唱）柳銀環。在寒窰。自思自念。想起了。丁山兒。好不傷慘。我的兒。汾河灣。前去打雁。爲甚麼。這般時。不見回還。你只顧。在外邊。貪了玩耍。到叫我。爲娘的。掛在心間。不放心。出窰門。前去觀定。

看不見我的兒。他在那邊。將身兒。坐只在。窰門以外。等我兒。回家來。好把飯餐。(生上唱)薛仁貴作事太短見。你射死誰家小兒男。娘想兒。他不能見兒想娘來。不團圓。在馬上。用目看。見一位大嫂坐只在窰前。看前影。好相柳氏女。後影兒。好像柳銀環。甩鎧離鞍。下了馬。見了那大嫂。我禮當先。(白)大嫂請來見禮。(旦白)還禮還禮。軍爺莫非失迷路徑。(生白)并非失迷路徑。我問大嫂此郡是什麼郡。(旦白)龍門郡。(生白)此莊。(旦白)大王莊。(生白)大王莊上有一人。大嫂你可曾知曉。(旦白)有名的便知。無名的不曉。(生白)提起此人。是大大的有名。(旦白)但不知是那一家呢。(生白)就是那柳員外之女。薛仁貴之妻。名喚柳銀環。(旦白)軍爺你與他沾親。(生白)不沾親。(旦白)你與他代故。(生白)不代故。(旦白)却有來一不沾親。二不代故。你問他何來。(生白)大嫂有所不知。我與那薛大哥同營吃糧。我與他捎來平安家書。(旦白)原來是捎書代信之人。軍爺在此。我要告告便。(生白)大嫂請便。(旦白)噯喇喇。天爺爺。天爺爺。我那丈夫投軍去了一十八載。並無還家。今天捎來平安家書。待我謝天謝地。待我上前接書。慢着。我這身上穿的有些襪襪。恐怕軍爺恥笑。我自自有道理。軍爺你來的不遇時了。(生白)怎見的

戲

廟

大

觀

不遇時了。(旦白)時才我與那薛大嫂。在窰外一處做活。如今他往後窰去了。軍爺你將書信交與我。我交與那薛大嫂。你行你的路。他看他的書。豈不是兩全其美麼。(生白)大嫂有所不知。我那薛大哥。言講得明白。千里捎書要見本人。(旦白)如若不見本人呢。(生白)原書兒代回。(旦白)軍爺在此。我再告告便。(生白)大嫂請便請便。(旦白)噯。我把你這個強盜。出外去了一十八載。並無還家。今天有封書信還家。你還要面交本人。如若不見本人。原書兒代回。我還等他一十八載不成。咳。不免對他實說了罷。軍爺你可認識那薛大嫂。(生白)不認識。(旦白)你遠看。(生白)無人啊。(旦白)你在近取。(生白)你就是那薛大嫂麼。(旦白)不敢我就是柳員外之女。仁貴之妻。名喚柳氏銀環。我這身上穿的有些襪襖。軍爺莫要恥笑哇。(生白)大嫂說的那里話來。塵世以上。就有貧富不等。大嫂何出此言。大嫂請來再見一禮。(旦白)方才見過禮了。爲何又來見禮。(生白)大嫂這禮多人不怪。使禮方何奈。(旦白)好一個禮多人不怪。使禮方何奈。軍爺你拿來。(生白)拿什麼來。(旦白)拿我那平安家書來。(生白)哦。大嫂在此。軍家我也要告告便。(旦白)軍爺請便。不是他娘的崩子手罷。(生白)慢着。聞聽人說這龍門郡連遭三年荒旱。堂堂男子。餓